

光華之憶

侯軍

我最早聽聞倫敦光華書店之名，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當時讀到津門好友馮驥才的《霧裏看倫敦》，其中有一段文字講到了這家書店——

「光華書局」專門出售國內書籍，文藝、史籍、科技各類都有，雖然僅僅裏外兩間房，種類繁多而齊全，近些年國內出版的新作品和世界名著的中譯本，幾乎應有盡有；國內的主要雜誌《人民文學》、《收穫》、《十月》、《文藝報》等等，也都能見到，只是遲了兩期罷了。無怪乎英國一些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們談起當代中國文學情況來，知道得那麼詳盡呢。

大概就是從那時起，我對這家遙遠的書店，就心生嚮往之情。因而，一旦有機會踏上英倫的土地，我便第一時間去尋覓這個愛書人的打卡之地——那是在一九九八年秋天。

這家書店地處唐人街的中心地帶，就像查令街上的舊書店一樣，塗着墨綠色的油漆。推門而入，濃郁的書香拂面而來，架上排列着各個時期的中文書籍和最新到埠的文學期刊。對於一個來自中國的讀書人而言，還有什麼能比在異國他鄉突然見到熟悉的文字、嗅到熟悉的書香，更令人感到親切的呢？

當然，令人感到親切的，不僅僅是這裏的書，更有這裏的人。光華書店的創辦人鄧家祥先生是一位文化情結很濃很重的香港人，是「鄧氏家族」的後代。他十八歲就到英國打工，正趕上國內爆發了「文化大革命」。一時間，中國吸引了全世界關注的目光。鄧家祥敏銳地發現，很多外國人希望了解中國，又苦於沒有渠道。於是，他開始利用工餘時間，在海德公園擺攤出售中國書刊。令他吃驚的是，英國人買得最多的，竟是當時最風行的「小紅書」《毛主席語錄》，每天都能賣

出上千本，最多時賣出六千多本。由此，他萌生了創辦一家中文書店的想法。

在號稱老牌資本主義「大本營」的倫敦，要創辦一個以「紅色中國」出版物為主要經營對象的書店，其難度可想而知。周圍的朋友們都勸他改弦更張，開餐館、辦商店，幹什麼都能賺錢，何必做書局？然而，這些都沒動搖他的決心。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，倫敦終於誕生了第一家專門出售中國書刊的書店，他為它取名「光華」，意思就是「發揚光大中華文化」。不過，開業之初的七十年代，國內出版業一片蕭條，這使初生的光華常常面臨「無米下鍋」的窘境。

幸運的是，一九七八年以後，中國改革開放了，出版業重獲新生，大量的新書源源而來，光華書店頓時生機勃發。營業面積逐步擴大，營業額節節上升，不僅華人讀者經常光顧，很多洋人也樂於前來選書。英國各大圖書館、大專院校和研究機構，也陸續與之建立了固定的業務聯繫。

天下讀書人，原本是一家。自然地，我與鄧家祥和其夫人林瑋女士也是相見恨晚。彼時，鄧先生已經鬢霜鬢然，但心氣依然很高。我初次見到他時，他正忙着組織倫敦唐人街為國內抗災救災募捐，那份熱情那份真誠，令人望之心動。

在光華書店，免不了「尋幽探勝」，竟意外地發現了不少「前世遺珍」——皆是內地若干年前出版的線裝古籍和畫冊，不少在國內早已絕版，殊為珍貴。但考慮到「銀子」和「行李」等問題，那次造訪我只背回了兩本：一為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依據南宋刻本影印的宋人王鞏的《甲申雜記》和《聞見錄》；一為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《桃花塢年畫》。

初識光華，印象深刻，我曾以一闕小令

《憶江南》，記下當時的感受：「英倫好，最憶是光華。古典新籍傳雅韻，漢風澤惠異園花。萬里若歸家。」

第二次造訪光華，已是五年以後。鄧先生蒼老許多，而待人的熱情依然如故。因為團隊的行程很緊，他讓林瑋姐徑直把我帶到書庫去——「愛書的人，你不用請他吃飯，只管請他看書，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！」鄧先生這句話真是說到我的心坎兒裏了。

林瑋姐把我帶到樓上的書庫，那真是一個書的海洋，我一進去就興奮起來。

這一次，我權衡着行李箱的空間，最終選中了一套大書《武梁祠石刻畫》。林瑋姐我選中了這套書，臉上掠過一絲笑意。她告訴我，這部書不是公開出版物，是國內定向定製的學術資料，主要是供給大英博物館和幾個大學研究所的。人家定製的都取走了，只剩下這一套，是多訂一套備用的。二十多年了，擺在書店無人問津。我們一直為這套書「抱屈」，今天，它終於遇到知音了……

這套書我只翻出三函。林瑋說，應該還有幾函。她左翻右檢，又找出了三函，問我，你的行李箱能裝下嗎？我暗自盤算了一下，咬咬牙說：「裝不下也要裝！」下得樓來，立即把隨身攜帶的行李箱徹底清空，騰出空間，把這六函《武梁祠》塞進了行囊……

裝箱完畢，我到前台去找鄧先生結賬。鄧先生沉吟着說，這套書，有點貴呦！我說，我在國內搜尋這套書很多年了，知道它的價格。這回，我帶着足夠的銀子……鄧先生看着我鄭重其事的樣子，嘆喏笑了：「因為太貴了，所以我決定……送給你了！」我一時錯愕了。林瑋在旁邊也笑出聲來：「這麼珍貴的書，總算等來一個識貨的人，我們都替它高興呢！」一句話，幾乎把我的眼淚都逼出來了！



▲倫敦光華書店外景。 作者供圖

轉年春天，鄧先生全家回香港祭祖。林瑋姐從香港匆匆來深圳看我，一見面就取出一函《武梁祠》：「上次太匆忙了，你走了以後，鄧先生整理存書才發現漏了一函沒帶走。他特意讓我給你送來了！」我接過書，一時口齒訥訥，不知說什麼好。林瑋告訴我，鄧先生事情多，今早就飛回倫敦了，不然他也會一起來的。他還說，你們做學問，一套書少一本，就殘缺不全了……

說實話，這幾十年間，我去過無數書店，也認識許多以書為生的朋友，但像鄧家祥夫婦這樣的書店老闆，卻為平生所僅見。所以，當我後來聽朋友告知，鄧家祥夫婦把凝聚畢生心血的光華書店，以一英鎊的價格「賣給」了中國國際圖書貿易集團公司，我一點都不吃驚：這完全符合鄧家人的行事風格！

二〇二六年初，友人告訴我，鄧家祥先生因病在香港仙逝。他走得很平靜，走後也很平靜。這也符合鄧家人的風格。本來，我也應該盡力讓自己平靜面對的，但我做不到，因而寫下了這篇貌似平靜的文字。

七日談

（廣東篇）

大灣區內地城鎮採風(上)



人與事 鄺凱迎

春節前及期間，分兩趟前後十五天跑了大灣區的東莞、中山的三鄉、佛山的南海、江門的開平、新會、恩平、台山及鶴山，以及肇慶的端州等地，去了當地一些古鎮採風。大灣區概念是沿珠江流域的九市加上香港及澳門，這次的行程若以市為單位區分，就佔了大灣區範圍的近半。

東莞之行是在春節前，東莞是廣東四小龍之一，工業化城市，城區是市的文化中心，儘管這趟是消閒活動，住的是商務酒店，跑跑景點如粵軍陣地、鴉片戰爭博物館，又隨意逛逛商場、穿梭衣履市集，自由行無遠弗屆，此行切切實實體會了內地城鎮普及的網約車魔力。

中山等地之行在春節期間進行，一行七人（有自加拿大及美國回來的姨子），逗留了十多天，小姨安排是以中山市別稱「小香港」的三鄉為駐點，住在中山溫泉高爾夫球會會員村別墅（是她百忙中花了大量心思打造成的一個休閒居所，我們到來是團聚，亦多少是分享她的成果），其間安排旅車往返各地市鄉鎮，分享傳統歲時生活，體驗各鄉風俗。

除夕那天在三鄉墟墟市及過年市集。今年廿九是除夕，鄉鎮多保留農曆的「三、六、九」日為墟期傳統，墟市及過年市集聚在一起，非常熱鬧，各村已分別劃出區份作為花市及過節商品的攤檔，有些長達百多米首不見尾，擺賣的多是剛自農田收割的生鮮蔬果、傳統賀年糕點等好彩頭食品、衣服鞋履等，人潮如湧，有如春秋時期齊國大臣晏嬰描述臨淄街道人群擁擠景象：「摩肩接踵，揮汗成雨」，嗚呼，掃碼支付的極速交易，人車（交易後大件商品送貨）爭路，觸目皆是。這裏生活的形態對比我們常居大都市的，明顯有差異。

從駐點三鄉走訪江門範圍內的鄉鎮，當日來回，開平是第一站，開平歷史可追溯兩千年前的秦朝，隸屬於嶺南設置的南海郡；開平以碉樓群最著名，其中的塘口鎮自力村保存有十五座風格各異的碉樓，是當地離鄉別井，到南洋及美加謀生的僑胞為保護家鄉親人生命財產安全而興建，現存碉樓建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，融合中西建築造型，四至六層高，以鐵門、鐵窗及遍布槍眼的堡壘概念作為大樓低層部分，高層有設置亭台樓閣。自力村名字取「自食其力」，在二〇〇七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。此外也遊歷了受《紅樓夢》影響而規建的、雅稱「園中有園、景中有景」、由華僑謝維立建造的立園。在美國推廣中華及亞洲地區烹飪的電視名人甄文達祖籍也是開平人。走過這布局有致、四周良田萬頃的樓群，聯想百多年前，祖父輩們面對兵兇勢危的生活，感受到我們這一代是這麼幸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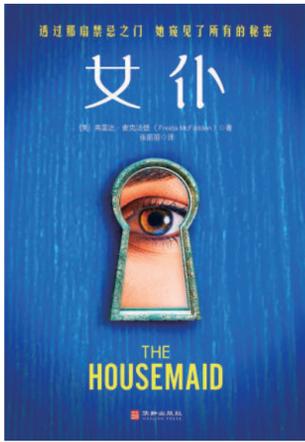
英倫漫話 江恆

近期，美國暢銷書作家弗里達·麥克法登（又譯：弗雷達·麥克法登）上了英國的網絡熱搜榜，原因是她的多部小說被質疑涉嫌抄襲。

現年四十五歲的麥克法登本行是一名腦科醫生，她的作品題材多以心理驚悚為主，不久前剛出版了新作《親愛的黛比》，講述了一位新英格蘭的專欄女作家被解僱後，立即開始對所有曾經得罪過她的人進行復仇的故事。該書也是她出道十多年來第二十七部小說，迄今為止，她的書已經售出了三千六百萬冊，包括有聲書和電子書，目前英國十大暢銷平裝書中，有四本是麥克法登的作品。

麥克法登最初只是從一個小部落開始寫作生涯，隨着知名度愈來愈高，被Sourcebooks 旗下的驚悚小說出版社 Poisoned Pen Press 簽下，並推出了著名《女傭》（又譯：女僕）系列和續集，如今她已超越了詹姆斯·帕特森和約翰·格里沙姆等名家，成為美國暢銷速度最快的驚悚小說作家之一。由於麥克法登的小說產量極高，也引來外界對她抄襲別人作品的指控，Reddit、Goodreads 等多個網站論壇上的讀者指出，麥克法登多部小說的情節與其他作家的作品有很多相似之處，比如《女傭》就與作家羅美·康斯坦丁的《最後的帕里什夫人》高度相像。前者講述的是一個年輕、貧窮、有犯罪前科的女子，來到一戶富人家工作，與女主人成為朋友，卻又與男主人發生了婚外情，書中描寫了百老匯戲劇引發婚外情，妻子因傷害孩子而被送進精神病院，看似完美的丈夫卻暗地裏施虐等狗血劇情。而後者講述的情節差不多一模一樣，都是女子偽裝

抄襲疑雲



四年發表的回憶錄《挖掘》驚人地相似，而凱特·羅素本人承認自己受到了《挖掘》的啟發，但否認抄襲。

正如英國評論家所說，從法律角度來看，版權議題很難舉證，尤其是驚悚小說，真正的原創成分並不多，類似心懷不軌的英俊丈夫、心懷怨恨的家庭主婦等情節，在該類型小說中反覆出現，很難說清是相互抄襲還是相互借鑒。因此，麥克法登也得到一些業界人士的力挺，認為情節相似不等於法律意義上的抄襲。

史上有一個著名例子就是暢銷書《達文西密碼》訴訟案。二〇〇六年非虛構作品《聖血與聖杯》的兩位作者共同起訴《達文西密碼》的作者丹·布朗抄襲，他們聲稱丹·布朗在小說中「竊取」了書中的核心歷史假設，即耶穌與抹大拉的馬利亞結婚並有後代，該觀點在歷史和神學上均缺乏可靠依據，被主流基督教視為謠言。英國倫敦高等法院最終裁定丹·布朗勝訴，理由是《達文西密碼》並未盜用原告作品的特殊表達方式，僅僅在小說中使用相似的歷史背景或主題，不構成版權侵權，因此未構成抄襲。丹·布朗在事後承認，確實受到原告著作的啟發，並在寫作過程中有所參考，但並未抄襲或剽竊。

從該案不難看出，文學領域素有「互文性」（intertextuality），關鍵在於創作者能否通過個人風格賦予舊題材新生命，如T.S.艾略特所言：「青澀的詩人會模仿，成熟的詩人會盜用」，真正的大師能將借鑒轉化為獨創。像是莎士比亞就大量借用普魯塔克《希臘羅馬名人傳》等史料創作歷史劇，但通過詩性語言和心理深度實現藝術昇華，他的三十七部戲劇中僅兩部有原創情節，其餘均改編自歷史、傳說或他人作品，卻無礙這些作品成為公認的經典。



黛西札記 李夢

清曠之樂

春和景明，最適宜遊園踏青。古人賞春，頗多風雅趣事，在流傳至今的古畫中，亦可窺見二三。人文紀錄片《丹青繪千年》有一集介紹了趙孟頫的《西園雅集圖》，便是宋代文人雅趣的絕佳呈現。

據傳《西園雅集圖》最早由李公麟（一〇四九年至一一〇六年）繪製，畫的是北宋一場群星璀璨的雅集。元祐二年，駙馬王詵設宴，邀蘇軾、蘇轍、黃庭堅、米芾、李公麟、晁補之等十六位名士赴會，名人高士星光熠熠。他們在西園中詩文唱和，撫琴論道，談禪說理，不亦樂乎。與王羲之於飲宴之間作成《蘭亭集序》相似，李公麟親歷此雅集，念念不忘，便以白描手法將其入畫，再由米芾撰文題寫，令這一場文會流轉千載，為後世無數文人傾心。趙孟頫便是其中之一。

如果說李公麟的《西園雅集圖》是寫



可觀可感的視覺意象。畫家「以書入畫」，線條圓融，筆墨溫潤，人物衣紋古樸流暢，山石林木融合書法飛白技巧，工筆與寫意兼備。設色淡，僅以淡赭、花青輕輕點染，營造清曠靜謐氛圍，與米芾原題「人間清曠之樂，不過如此」遙相呼應。

時序流轉至近代，傅抱石再以「西園雅集」為題作畫，又是全然不同的一幅面貌。一九四五年正值抗戰，國難當頭時，畫家以「歷史故實畫」寄託民族文化自信，希望用千年前的文人雅集喚醒彼時士人的風骨與情操。畫中以標誌性的「抱石皴」寫古木虬枝，墨氣氤氳，充滿力量感與現代性，展現「舊題出新，以畫言志」的鮮明風格。

同一題材，在不同時代畫家筆下，展現和而不同之景象。這便是中國繪畫的魅力所在。

實，寫的是親歷的人事和風景，那麼百多年後元代畫家趙孟頫以李畫為藍本重寫此作，更多是以追慕者的身份，寫的是渴求與嚮往。若再想他創作此畫時已是元朝臣子，常因「貳臣」而被南宋遺民斥為「變節」時，便不難明白他試圖藉此畫畫摹一重「世外桃源」，寄託他對文人品格和往昔人事的追憶與懷想。

趙孟頫畫中以松、竹、芭蕉、曲水和亭閣構成清雅園林，人物分為五組（蘇軾揮毫、李公麟作畫、米芾題石、陳景元彈阮、圓通論道），各盡其態又彼此呼應。人物雖小如豆粟，卻以簡練筆墨傳神，將詩文、書畫、琴趣、品茗、禪道的精神生活，呈現為